

北京大学藏秦简《制衣》“襲”衣研究

贾玺增¹, 杨蝉溪²

(1. 清华大学 美术学院, 北京 100084; 2. 扬州大学 水利科学与工程学院, 江苏 扬州 225009)

摘要:“襲”衣在近两千年的“裼襲”礼辩中一直未被准确定论,致使部分学者质疑“襲”衣的存在。随着北京大学藏秦代简牍《制衣》的出世与解译工作的开展,其中有关“襲”衣的记载证实其真实性。结合《制衣》所记载的“前襲”尺寸与制法,以及对相关文物、遣策及典籍文献展开研究,将“襲”衣的形制分为“前襲”“反襲”,色彩分为了“素襲”“彩襲”,特征分为了“禪襲”“复襲”,并对“襲”衣的“反襲”形制进行推测与讨论,认为可能为“外削服”“内削服”、“正缝”“反缝”或“正图腾”“反图腾”3种类型之一。

关键词:北大藏秦简《制衣》;襲衣;前襲;三礼

中图分类号:J 523.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1928(2024)05-0404-09

Study of the "Xi" Clothes in *Making Clothes* on the Qin Bamboo Slips Housed at Peking University

JIA Xizeng¹, YANG Chanxi²

(1. Academy of Arts and Design,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2. College of Hydraulic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225009, China)

Abstract:In the nearly 2 000 years of ritual debates over "xixi", the ancient ceremonial dress, there has been no final conclusion about "xi" clothes. Therefore, some scholars once doubted the existence of "xi" clothes. However, with the public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Making Clothes* from the Qin bamboo slips housed at Peking University, the existence of "xi" clothes has been confirmed. By examining the size and method of making "qian xi" recorded in *Making Clothes*, as well as relevant research on related cultural relics, tomb inventories, and canonical literature, "xi" clothes are divided into "qian xi" and "hou xi" based on their shape, categorized as "plain xi" and "colored xi" according to the color, and classified as "single-layer xi" and "multi-layer xi" in light of their characteristics. Furthermore, discussions and speculations have been made on the existence of "hou xi". It suggests that it may belong to one of three types: "outer cut garment" "inner cut garment", "right seam" "wrong seam" or "right totem" "wrong totem".

Key words:*Making Clothes* on the Qin bamboo slips housed at Peking University, "xi" clothes, "qian xi", three rites

在周代服饰礼仪中,“裼襲”(“襲”,简体字为“袭”,为与秦简《制衣》中记载一致,文中使用繁体字形)作为着衣之仪礼反复出现,此后两千多年里吸引了大量经学、儒学学者研究,因初始郑玄注释不明,在解读过程中学者对其意理解产生较多争

议,延续至今仍值得探究。北京大学藏秦代简牍竹简卷4内抄有《制衣》篇,其中记载有“襲”衣相关内容。刘丽^[1-2]对《制衣》进行了介绍和解文注释,笔者在前期研究中通过梳理战国至汉晋时期的文物、遣策及典籍文献,对秦汉时期“襲”字的含义作出了

收稿日期:2024-06-26; 修订日期:2024-08-1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2023AC02987)。

作者简介:贾玺增(1972—),男,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服装史、中国纹样艺术史。

Email:953874785@qq.com

相关解读和阐释^[3],文中针对文献[3]未提及的“褻衣”相关研究内容展开讨论,以期解析“褻褻”礼辩、“褻”衣的真实性、适用性及制作工艺作出探究。

1 “褻褻礼”之辩

要理清楚何为“褻”衣,要从“褻褻”旧说梳理。“褻褻”主要围绕“三礼”展开,作为礼法、礼义最权威的记载与研究材料,因时代久远、礼制变更,关于“褻褻”一词的解释,存在多种不同的观点。

“褻”字有 tì、xī 两个读音,读 tì 时指婴儿的襦被,如《诗·小雅·斯干》载:“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褻。”;读 xī 时作名词指古时裘外面的长衣,如《孟子·公孙丑上》载:“虽袒褻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作动词指脱去上衣或袒露身体的动作,如《礼记·玉藻》载:“不文饰也,不褻。”《史记·卷七·张仪传》载:“秦人捐甲,徒褻以趋敌”^[4]等。结合裊健聪对清华简的研究有“‘褻’从衣、易声的形声字,‘易’旁在传抄中省形、移位,遂致讹变”的结论^[5]，“褻褻”或许存易、变之意。“褻”字详解文献[3]。

1.1 “褻”与“褻”

一般而言“三礼”研究要始于郑玄注释,但在“褻”“褻”研究中此举探查不明,宋绵初曾感慨“自郑注后而褻褻之制不明”^[6],现今贝承熙^[7]、吕梁^[8]等众人亦有此感。笔者通过对《礼记·曲礼》《礼记·檀弓》《礼记·礼器》《礼记·内则》《礼记·丧服小记》《礼记·玉藻》《礼记·聘礼》《礼记·乐记》《礼记·表記》《礼记·杂记》《礼记·丧大记》《礼记·奔丧》《礼记·表記》中郑玄对“褻”“褻”的注释进行研究,发现所传递的信息包括:①确为一件上衣;②谓“袒而有衣曰褻”;③礼盛为“褻”敬,礼不盛为褻敬,即“褻”较褻而言,使用场景更加郑重。比如在丧礼“小敛”(为死者穿衣)“大敛”(收尸入棺)中,就存在“褻褻”变化的过程,因为“大敛”意味着死者与世断绝,与亲人最后一别,所以仪式最为隆重。但即便这样细致说明,仍引发了较多争议,如:《礼记·乐记》:“升降上下,周还褻褻,礼之文也。”孔颖达疏:“周还褻褻者,周,谓行礼周曲回旋也。褻,谓袒上衣而露褻也。褻,谓掩上衣也。礼盛者尚质,故褻。不盛者尚文,故褻。”^[9]这是唐朝孔颖达对“褻褻”的看法,即袒上衣而露出褻,掩盖上衣即为褻。

《乐书》载:“升歌《清庙》,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积,褻而舞《大夏》。”北宋陈暘点校:“《大武》,武乐也,所以象征诛,必朱干

玉戚、冕而舞之者,以武不可觐故也;《大夏》,文乐也,所以象揖逊,必皮弁素积、褻而舞之者,以文不可匿故也。今夫褻褻未尝相因也,干戚、羽籥未尝并用也。于《大夏》言褻而舞,则《大武》冕而舞必用褻也。”^[10]即文乐装扮为褻,武乐装扮为褻。郭珂^[11]对《大夏》着褻而舞做了服饰及舞者身份的相关研究,其结论与陈暘基本一致。

此辩还引发了他国学者关注,如朝鲜名儒李玄逸曾言:“贾人东面坐,启桺,取圭垂纁,不起而授上介。贾人乡入陈币,东面俟,于此言之,就有事也。授圭不起,贱不与为礼也。不言褻褻者,贱不褻也。上介不褻,执圭屈纁,授宾。上介北面受圭,进西面授宾。不褻者,以盛礼不在于己也。宾褻,执圭。疏曰:臣于君所,合褻以尽饰。今既执圭,以瑞为敬,若又尽饰而褻,则掩蔽执玉之敬,故不得褻也。”^[12]《礼记·表記》子曰:“褻褻之不相固也,欲民之毋相渎也。”韩国经学资料记载禹汝楸曾言:“褻褻以示,文质异宜。一时异事,易服从事,各存其敬。不以褻衣而因为褻,不以褻衣而因为褻。”^[13]除此之外,还有“袒褻”之仪礼,用于“射礼”,因射事而袒衣,以需加决、遂于左臂,是以射毕则褻衣复常^[14]。

综上所述,“褻褻”为一种礼仪,自春秋末年起就逐渐不明晰了,具体是“礼”还是“仪”,学者未达成一致的认知。认为是“礼”的学者,多对“褻”“褻”相关的服饰解读较为复杂。认为是“仪”的学者对“褻褻”相关解读一般较为简单,多源于“裘之褻也,见美也。服之褻也,充美也”的相关讨论,该说法包括3种理解:①“袒左袖”,即“袒左袖,露褻衣,褻则掩其上服,不袒袖,别无所谓褻也”^[15];②“直领”,即“正衣领”的动作;③“袒双袖”卷起正服双袖,展示裘之美,褻则垂两袖以掩裘。笔者认为,因“褻”衣存在已成事实,该礼仪围绕服饰整理、变化进行,在当时形成了较为固定的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称“褻褻”为“礼”更妥帖,而关于变更服饰,笔者赞同钟诚“褻褻、袒褻为卷放袖子”的观点^[14],即“褻褻礼”为整理袖部后,调整褻衣的系列动作。

1.2 “褻褻礼”

《礼记·玉藻》:“裘之褻也,见美也。服之褻也,充美也”指“褻”为展示着衣之美,“褻”为掩饰着衣之美。清代学者秦蕙田、宋绵初对“褻褻”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将其归于宾礼,总结“褻褻者,辨于朝会、聘享、宾客吊贺之际。”指出了“褻褻”所适用的场合^[16-17]。

梳理《礼记》《仪礼》《诗经》《论语》《周礼》及

各史部书及释义,发现对“裼襲”的描述还包括《周礼·春官·司服》:“祀昊天上帝则大裘而冕。”《毛诗·桼风·羔裘》:“羔裘逍遥,狐裘以朝。”《礼记·内则》:“不有敬事,不敢袒裼。”等,这些记载将“裼襲”指向“裘上之衣”。总结两千多年来历代学者的研究,发现其对“裼襲”服饰及礼仪持 3 种不同观点(见表 1):①认为古人裘上之着衣有“三层”:裼衣,一也;襲衣,二也;正服(亦称“上衣”“礼服”,下

同),三也;②认为古人裘上之着衣只有“二层”:裼衣,一也;正服,二也,没有襲衣;③为一些非主流学者的研究结论,如宋人方慤、陈澧,明人林希元、周祈等,他们一概不同意郑玄注释中给“裼”字下的定义,鲜明地提出裘上只有衣“一层”之说,换言之,认为裘上为正服,没有所谓“裼衣”“襲衣”。围绕《礼记·檀弓》可以对“裼襲”进行进一步分析,具体见表 2。

表 1 关于“裼襲”服饰的不同观点
Tab.1 Different views on "xixi" clothes

| 观点 | 创始者 | 学者 |
|-------|-----------|--|
| “一层”说 | 无 | (北宋)陆佃《宋史·輿服志》、(北宋)陈祥道《礼书》、(南宋)戴溪《石鼓论语答问》、(宋末)戴侗《六书故》、(明代)蔡清《四书蒙引》、(清代)何焯《义门读书记》、(清代)宋绵初《释服》等 |
| “二层”说 | 郑玄《礼记注》 | (南朝)崔灵恩《集注毛诗》、(南朝)皇侃《礼记义疏》、(南朝)雷氏《五经要义》、(唐)孔颖达《毛诗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北宋)邢昺《论语正义》、(宋)何洵直《宋史·輿服志三》、(元)敖继公《仪礼集说》、(元)吴澄《礼记纂言》、(明)季本《诗说解颐》、(明)徐养相《礼记辑览》、(清)徐干学《读礼通考》、(清)江永《礼记训义择言》与《乡党图考》、(清)乾隆敕编《钦定仪礼义疏》、(清)胡培翬《仪礼正义》、(清)孙希旦《礼记集解》、(清)朱彬《礼记训纂》、(清)夏炘《学礼管释》、(清)章太炎《驳宋庠园 <释服>》等 |
| “三层”说 | 孔颖达《礼记正义》 | (宋)方慤《礼记解义》、(元)陈澧《礼记集说》、(明)林希元《见杭世骏<续礼记集说>征引》、(明)周祈《名义考》、(明)徐师曾《礼记集注》、(明)马时敏《礼记中说》、(明清之际)王夫之《礼记章句》等 |

表 2 “裼襲礼”在《礼记·檀弓》中的相关记载
Tab.2 Records of the "xixi etiquette" in the book of Rites-Tan Gong

| 出处 | 记载 |
|--------------------------|--|
| 《礼记·檀弓上》 ^[11] | 1. 曾子襲裘而吊,子游裼裘而吊。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为习于礼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吊也?”主人既小敛、袒、括发;子游趋而出,襲裘带经而入。曾子曰:“我过矣,我过矣,夫夫是也。” |
| 《礼记·檀弓下》 ^[18] | 2. 袒、括发,变也;慤,哀之变也。去饰,去美也;袒、括发,去饰之甚也。有所袒、有所襲,哀之节也 3. 诸侯伐秦,曹桓公卒于会。诸侯请含,使之襲 4. 襄公朝于荆,康王卒。荆人曰:“必请襲。”鲁人曰:“非礼也。”荆人强之。巫先拂柩。荆人悔之 5. 哀公使人吊蕢尚,遇诸道。辟于路,画宫而受吊焉。曾子曰:“蕢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礼也”。齐庄公襲莒于夺,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于路而哭之哀,庄公使人吊之,对曰:“君之臣不免于罪,则将肆诸市朝,而妻妾执;君之臣免于罪,则有先人之敝庐在。君无所辱命。” |

子游作为孔门十哲之一,文学大家,擅长礼学,《礼记·檀弓上》中记载他的此段行为较好说明了“裼襲”的变更过程,即主人为死者小敛之后,袒露手臂,用麻束发,子游就快步走出,由“裼裘”换作“襲裘”的打扮以后,再继续参加丧礼。《礼记·檀弓下》各使用场景均说明:“襲可用作丧葬礼的装束。”

综上所述,得出有关“裼襲礼”如下结论:①在朝会、聘享、宾客吊贺之际需要“裼襲礼”,“襲礼”比“裼礼”更为庄重,可以理解为“盛礼”;②由于《制

衣》中记载了“前襲”的制作工艺,证明这类衣物存在,认为没有“襲衣”的一类解读不攻自破;③“襲”为短款衣物已成确实,配合“裘”使用。

文献[3]中,笔者已详尽阐述了当前所知“襲”衣的记载,其主要集中出现在遣策文献之中,作为丧葬礼的祝衣出现,结合“裼襲”礼法基本场景与要求,相互印证了合理性。

2 秦汉“前襲”与“反襲”

“襲”衣在秦汉时期特征最为明显,后世之“襲”

衣逐渐发生变更,不论南方还是北方,其质地、长短、纹样、领袖形态都开始发生变化,文中只针对秦汉时期“襲”衣进行讨论。

关于“襲”衣的样式,“前襲”一词在遣策、文献典籍中反复出现^[3],但“反襲”一词目前存在学术争论。“反襲”最初释文为“衣襲”^[18],即马王堆 3 号汉墓简牍简 379 号标记为:“沙缚复衣襲一”^[19]。伊强^[20]、刘玉环^[21]分别以汉语言文字中古文字学句式结构和古文字学早期隶书字形为依据,并结合简 380:沙缚复衣前襲一,素椽(缘)。提出“简 379:沙缚复衣襲一”中“衣”字应该为“反”字,即为“简 379:沙缚复反襲一”。

结合遣策、《制衣》,对照长沙马王堆 3 号汉墓衣物简(见图 1),笔者观点与伊强^[20]、刘玉环^[21]一致,认为该字应为“反”,即简 379 为:“沙缚复反襲一”。

在此基础上整理涉及秦汉时期“前襲”与“反襲”的内容(见表 3),可惜“反襲”目前为孤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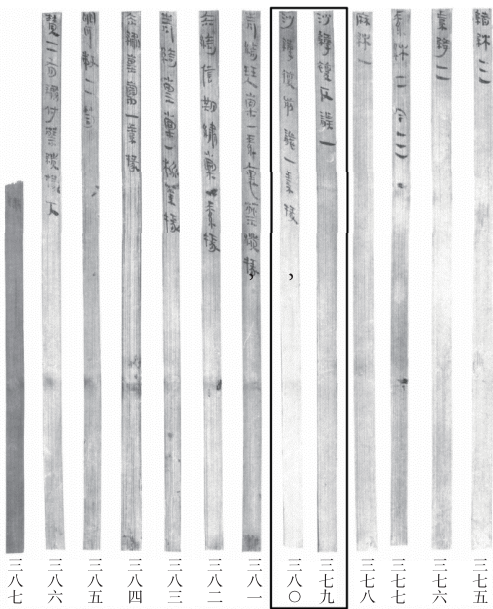


图 1 长沙马王堆 3 号汉墓衣物简
Fig. 1 Clothes inventories of the No. 3 Han tomb in Mawangdui, Changsha

表 3 “襲”衣形制分类
Tab. 3 Classification of the shapes of "xi" clothes

| 名称 | 形制 | 出处 | 描述 | 年代 | 产地 |
|------|------|-------------|-------------------|-----------|-------------|
| “襲”衣 | “前襲” | 北大《制衣》秦简 | “袭前襲,督长二尺,袂长二尺五寸” | 秦始皇时期 | 湖北省中部汉江平原地区 |
| | | 长沙“渔阳”墓木牾 | “练禪前襲四” | 汉惠帝、汉文帝时期 | 湖南长沙 |
| | | 长沙马王堆 3 号汉墓 | “沙缚复前襲一,素椽(缘)” | 汉文帝时期 | 湖南长沙 |
| | | 江陵凤凰山八号汉墓 | “素前襲一” | 汉惠帝、汉文帝时期 | 湖北江陵 |
| | | 《居延汉简》 | “皐布复袍一□,练复前襲一□” | 汉武帝时期 | 内蒙古居延烽火台遗 |
| | “反襲” | 长沙马王堆 3 号汉墓 | “沙(纱)缚(穀)复反襲一” | 汉文帝时期 | 湖南长沙 |

注:秦朝一尺约 23.1 cm,一寸约 2.23 cm(下同)。

通过对丧礼服饰现有资料的梳理,笔者大胆推测,认为“前襲”与“反襲”若成立,其具体含义可有 3 种解读。

1)将“前襲”“反襲”理解为对应“外削服”“内削服”制法,用以不同级别的丧礼制度。笔者认为结合《制衣》来看,因其未特别记载“反襲”的制作方式,而刘玉环^[21]认为“前”和“反”是襲的开口方向,似不太合理。丧礼服饰在守丧过程中是由“重”变“轻”不断变化的,斩衰服(一级服饰,对应“三纲”)与齐衰服(四级服饰,对应三年、杖期、不杖期、三月服饰)在缝纫方法上的主要区分点是:斩衰服,不缝

边;齐衰服,缝边,称:缉与不缉,即燥边或不燥边。“斩”即“不缉”,斩衰服的 5 部分不缝边,包括:衰、适、负版、带下、裳下;“齐”即说服与裳均燥边。遣策中出现“前襲”“反襲”如理解为斩衰服、齐衰服所对应的外削服、内削服存在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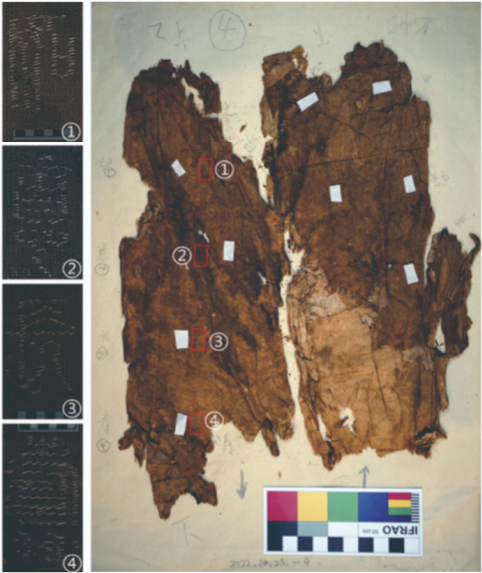
2)将“前襲”“反襲”理解为对应“正缝”“反缝”,即“前”和“反”为襲的制作剪裁缝合技法差异。在长沙马王堆 3 号汉墓西侧内存祝衣两笥,文物出土整理时,由人工进行了复原编连及释义。湖南省博物院郑曙斌^[22]曾详细说明了遣策简序复原方法及过程,有关“襲”衣的具体分类见表 4。

表 4 长沙马王堆 3 号汉墓西侧内存“襲”衣分类

Tab.4 Classification of "xi" clothes in the west side from tomb No. 3 at Mawangdui, Changsha

| 筒编号 | 内含 | “襲”衣记载 |
|---------|--|---------------------------|
| 右方乙筒 | 1. 筒 351/384 至筒 381/407 全部衣物 2. 筒 382/407 中:15 件“不发”的衣物(木牍记载“乙筒凡十五物不发”) | 筒 366/379:沙缚复反襲一(为已发衣物) |
| 右方廿一牒丙筒 | 筒 383/374 至筒 404/154 全部衣物 | 筒 380:沙缚复衣前襲一,椽(缘)(为已发衣物) |

目前,虽将“反襲”归于右方丙筒中,将“前襲”归于右方廿一牒丙筒中,虽然因筒序紊乱可能有错位现象,但确定在丙、乙筒内^[23]。湖南省博物馆科研办主任喻燕姣于 2022 年底发现竹筒内褐色菱纹绮丝绵袍有“安乐如意长寿无极”字样(见图 2,图片来源于湖南博物院),衣面为菱纹绮,中间为薄丝绵,衣里为细绢。目前,已拼接实际衣长为 31 cm,与反襲记载的“复”对应,同为多层夹衣,而且根据目前拼接长度看有可能并不是“袍”而是短款。喻燕姣等专家在整理褐色菱纹绮丝绵袍残片过程中发现,有的绮面是被反着缝入衣服中的,如“如”和“意”字样是反着出现的,根据长沙马王堆 3 号汉墓下葬情况,她在采访中谈道:“推测为墓主人去世和下葬时都较为仓促,祝衣又是给死者的衣物,因此缝制者‘忙中出错’”^[23]。以上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周秦汉时期古人对丧礼极其重视,“长沙马王堆 3 号汉墓”属于规划墓葬^[24],祝衣作为辛追对意外丧生的儿子表达哀思和祝福的重要物品,出错概率极低,是否可以推测为“反襲”,将其看成一种反缝现象值得考量。



①②③④对应的织纹分别为篆隶“如”“意”“长”“寿”。

图 2 长沙马王堆 3 号汉墓“如意长寿”衣物碎片实物

Fig.2 Real objects of clothing fragments woven with "happiness and longevity" from tomb No. 3 at Mawangdui, Changsha

3)将“前襲”“反襲”理解为对应“正图腾”“反图腾”,即“前”和“反”为图像的表现形式。中国丧葬仪礼中存在一类服饰“反向”的文化习俗,如“反穿衣”“反向绘制图腾纹样”等。“反穿衣”现象即便到今日仍存在,如佤族一些地区仍保留该习俗。佤族人认为逝者在离开后会根据自己生前衣服找到自己的身体,因此给逝者穿平时的衣服,以便灵肉不分离,但借改变逝者寿衣的穿着方式,暗示逝者去自己该去的地方,也杜绝其再留在不属于他的世界。另外的说法就是衣服的正反面和穿衣的单数和双数一样,代表生与死、阴与阳。

在江陵马山 1 号楚墓,就存在“反向绘制图腾纹样”(见图 3^[25])的一件緇衣,緇衣似当读为“繡”,指刺绣品^[26]。此件緇衣衣长 45.5 cm,袖展 52 cm,袖宽 10.7 cm,腰宽 26 cm,属于短款冥衣,长度与《制衣》记载“前襲”相近。



(a) 正面



(b) 反面

图 3 江陵马山 1 号楚墓緇衣

Fig.3 Xiu clothes in No. 1 Chu tomb in Mashan, Jiangling

基于以上推测,“反襲”可能是“反饰”之俗的一种,将“前襲”“反襲”理解为对应“正图腾”“反图腾”的襲衣,也为一种可能,暗示了逝者已去。

3 汉“襲”衣形制

随着北京大学藏秦简的解译工作推进,何为“襲”衣这一千古之辩逐渐有了眉目,“襲”衣的形制逐渐具象。简牍竹简卷 4 内抄有《制衣》篇对“襲”衣的制作记载如下:“袷前襲,督长二尺(约 46.2 cm,下同),尉长二尺五寸(约 57.65 cm,下同),以其三寸(约 6.69 cm,下同)为领,羊枳半幅长如尉,袷半幅长三尺(约 69.3 cm,下同),傅之尉明,与督明相傅也,而袷兼 = 之 = 令相过五寸(约 11.15 cm,下同),长者居后,短者居前。”^[1]其中,袷读“制”,该字出现在第一、二枚简的头端,分别写有“折”“衣”二字,所以本篇题目被认定为《制衣》^[2]。“袷前襲”直接点明“前襲”的制作工艺。

“督长二尺,尉长二尺五寸”指:“制作‘前襲’,后身衣长为二尺,前身衣长为二尺五寸”。其中,督,中也。《周礼·冬官考工记·匠人注》“督旁之脩。”疏:“中央为督,所以督率两旁。”^[27]《庄子·养生主》“缘督以为经。”注:“督,中也。谓中两闲而立,《说文》衣躬缝即背缝。”^[28]《六书故》“人身督脉当身之中,贯彻上下,故衣缝当背之中,达上下者,亦谓之督。”^[29] 综上,即衣背缝长二尺。尉:读“袷(wèi)”(见图 4),《说文解字·衣部》:“袷,衽也。《玉篇》:“衣衽也。”《说文·火部》:“尉,从上案下也。从卂;又持火,以尉申缙也。”《集韵·未韵》:“尉,隶作尉。”此字见于《睡虎地秦简·尉杂》,同于“尉”字,为布使之平展。“尉长二尺五寸”即:展平前身衣,长为二尺五寸。



图 4 尉字演化
Fig. 4 Evolution of the character "wei"

此句提到的“二尺”“二尺五寸”无论按《金布律》^[30]布幅二尺五寸计算,还是按照各类周尺长度计算,均说明此处“襲”是款短款上衣。

“以其三寸(约 6.96 cm,下同)为领,羊枳半幅长如尉。”其中形成“三寸”的长度可能有两个原因:①布幅裁剪后剩三寸,用做领;②“三”为丧礼常用尺寸,如《墨子·节葬下》“故古圣王制为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矣朽体;衣衾三领,足以覆恶。”^[31]“羊枳”一词为解读难点。刘丽^[2]释:枳读“肢”,源于裘

锡圭《郭店楚墓竹简唐虞之道》篇注“四枳朕隘”读为“四肢倦惰”。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盗律》:“群盗及亡从群盗,殴折人织(肢),肤体及令跛蹇。”彭浩等^[32]释其为袴腿上粗下细的束口状,王焯^[33]推测前襲的“羊枳”应是指其袖口。以上讨论基本将“羊枳”理解为袖样式,“羊枳”半幅的长度为二尺五寸。

“袷半幅长三尺,傅之尉明,与督明相傅也,而袷兼 = 之 = 令相过五寸”该句中袷同“袖”,指:衣袖。《诗·唐风·羔裘》“羔裘豹褰,自我人究究。”^[34]《礼·玉藻》“君子狐青裘、豹褰。”^[18]褰与袖同。王焯认为该句断句可能有误,应为“袷半幅长三尺,傅之尉明与督明,相傅也,而袷兼 = 之 = 令相过五寸”^[33]。此句难点为符号“=”的理解,句中符号“=”曾在清华大学藏战国简等战国文字中出现,用途大致可以分为辅助性笔画、装饰性笔画以及文字笔画 3 大类,其中辅助性笔画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表重文、表合文、专名号以及表字形省略 4 种,亦有学者将其归纳为重文或合文符号、羡笔符号、省代符号、增补符号、省形符号以及简写符号 6 种类型^[35]。“=”类符号作为一种在古文中使用时间长并且运用范围广泛的书写现象,此处笔者推测做回读用法,为“袷半幅长三尺,与督明相傅也,而袷兼之,兼之令相过五寸”。指袖半幅的长度为三尺,与衣背缝长二尺相傅,而袖兼之,兼之令(其)相过五寸。“长者居后,短者居前。”即长在后,短在前。

以上是对《制衣》有关“前襲”部分的简单注释和说明,综合全文笔者将制作前襲的技艺理解为:制作“前襲”,背缝长(督)二尺,前身衣长(尉)为二尺五寸,正身裁片剩三寸作领,“羊枳”部位半幅的长度为二尺五寸,袖单边用料半幅三尺,对折后袖宽一尺五寸(约 34.7 cm,下同),与背缝长(督二尺)相傅,长过五寸,长在后,短在前。

《制衣》的裁剪工艺是按布幅宽二尺五寸设计,布幅的宽度源自《秦律十八种·金布律》的规定:“布袷八尺,幅(幅)广二尺五寸。布恶,其广袷不如式者,不行。”“布袷八,幅(幅)广二尺五寸”是指“一布”的长和宽,是秦国确立的标准布幅,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制衣》正是依据秦国家标准布幅制定的剪裁工艺,设计的服装式样无疑具有秦文化的特征。因秦祚短暂,《制衣》依托布幅二尺五寸的艺似乎未及广泛推行,在西汉初年《二年律令》简 258 ~ 259 描述:“贩卖缙布幅不盈二尺二寸(约 50.84 cm,下同)者,没入之。能捕告者,以界

之。绋绪、缟缮纁缘、朱纁、纁罽、缟布、纁(黻)、荃菱,不用此律。”即规定布幅宽二尺二寸之后,便告终止^[36]。根据上文,梳理“前襦”结构(见表5),以便理解“前襦”的样式。

表 5 “前襦”的结构
Tab.5 Structure of the "qian xi"

| 部位 | 前身衣 (尉) | 后身衣 (督) | 领 | 袖 | |
|----|------------|------------|----|---------------------|---------------------------|
| | | | | “羊枳”部位 | 袂(袖) |
| 个数 | 1 | 1 | 1 | 2 | 2 |
| 尺寸 | 二尺五寸 | 二尺 | 三寸 | 单边用料半幅二尺五寸,对折后一尺二寸五 | 单边用料半幅三尺,对折后,袖宽一尺五寸,与督差五寸 |
| 制作 | 整幅 | 整幅 | 拼接 | 两者拼缝后形成整幅,长在后,短在前 | |

4 秦汉“襦”衣特征

秦汉时期关于“襦”衣的特征,结合遣策及文献典籍,从两方面划分。

1)“襦”衣的色彩,按已有文献依据暂分为“素襦”与“彩襦”两类,具体见表6。

秦汉时期关于“襦”衣的色彩描述并不多,均出于遣策,总结其规律大致可以分为“素”“彩”两类。“素”即本色,素襦指白色或纯色的襦衣。《说文》

“素,白致缁也。”《礼记·杂记》“纯以素。”^[37]“彩”即彩色的丝绸,杂彩襦指杂色的襦衣。《晏子相齐》:“身服不杂彩,首服不镂刻。”^[38]《三国志·魏志·夏侯侯曹传·夏侯玄》:“今科制自公、列侯以下,位从大将军以上,皆得服绁锦、罗绮、纨素、金银饰镂之物,自是以下,杂彩之服,通于贱人。”^[39]皆为此证。

2)“襦”衣的薄厚,按已有文献依据暂分为“襦襦”与“复襦”两类,具体见表7。

表 6 “襦”衣的色彩分类
Tab.6 Classification of the colors of "xi" clothes

| 形制 | 出处 | 描述 | 年代 | 产地 |
|------|-------------|----------|---------------|------|
| “素襦” | 江陵凤凰山 8 号汉墓 | “素前襦一” | 汉惠帝、汉文帝时期 | 湖北江陵 |
| “彩襦” | 金鸡梁墓群 | “故杂彩襦一枚” | 前凉升平六年(362 年) | 甘肃玉门 |

表 7 “襦”衣的特征分类
Tab.7 Classificati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xi" clothes

| 名称 | 形制 | 出处 | 描述 | 年代 | 产地 |
|------|-----------|-------------|---------------------------------------|-----------|-----------|
| “襦”衣 | “襦襦” | 长沙“渔阳”墓木椁 | “练襦前襦四” | 汉惠帝、汉文帝时期 | 湖南长沙 |
| | | 长沙马王堆 3 号汉墓 | “沙缚複反襦一” “沙缚複前襦一,素掾” | 汉文帝时期 | 湖南长沙 |
| | “复(復,複)襦” | 侍其繇夫妻汉墓 | “沙縠(縠)復(複)襦一” | 西汉中晚期 | 江苏连云港海州 |
| | | 《居延汉简》 | “一缣復襦布,復襦布单檐褕各一领” “皁布章襦衣一□。练复□襦一领” | 汉武帝时期 | 内蒙古居延烽火台遗 |

“襦”即单字,襦襦指单层襦衣。《说文·衣部》“襦,衣不重”《礼记·玉藻》:“襦为綯。”^[40]郑注“有衣裳而无里。”材质常用纱縠,如:《前汉·江充传》:“初,充召见犬台宫,衣纱縠襦衣”^[41]。颜师古注:“襦衣制若今之朝服中襦也。”“复”即夹衣,复襦指带里的襦衣。《说文·衣部》:“复,重衣也。”《释名·释衣服》:“有里曰复,无里曰襦。”^[42]复材质一般为丝绵衣。《说文·衣部》:“复,褚衣。”《急就

篇》:“檐褕袷复褶袴襦。”颜师古注:“褚之以绵曰复。”^[41]

5 结 语

“襦衣”原本只是一件礼服,受到服饰之礼仪、丧葬之礼仪影响,其真实性一度存在争议。梳理“襦衣”相关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裼襲”及“裼襲礼”用于朝会、聘享、宾客吊贺之际,“襲礼”比“裼礼”更为庄重,配合“襲衣”进行,应为“卷放袖子,调整襲衣”的礼仪行为,存在“襲”这类衣物已成为事实,作为一种上衣,“襲衣”配合“裘”使用。

2)通过理解《制衣》“前襲”的解译,大致了解了“前襲”的制作工艺,为后身衣长为二尺,前身衣长为二尺五寸的短款上衣,领三寸,袖口及袖形特殊,“羊枳”部位一尺二寸五,袖宽一尺五寸,与督差五寸,长在后,短在前。

3)结合相关文物、遣策及典籍文献,将“襲”衣分为了“前襲”“反襲”两类,将“襲”衣的色彩分为了“素襲”“彩襲”,将“襲”衣的特征分为了“禪襲”“复襲”。

4)对是否存有“反襲”进行了讨论与推测,推测“前襲”“反襲”大概为:“外削服”“内削服”、“正缝”“反缝”或“正图腾”“反图腾”3 种类型之一。

参考文献:

[1] 刘丽. 北大藏秦简《制衣》简介[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52(2): 43-48.
LIU Li.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making clothes on the Qin bamboo slips collected by Peking University[J].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2015, 52(2): 43-48. (in Chinese)

[2] 刘丽. 北大藏秦简《制衣》释文注释[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54(5): 57-62.
LIU Li. Annotations on clothing from Qin bamboo slips collected in Peking University[J].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2017, 54(5): 57-62. (in Chinese)

[3] 贾玺增,杨蝉溪. 北京大学藏秦简《制衣》“襲”字考[J]. 服装学报,2024,9(1): 54-64.
JIA Xizeng, YANG Chanxi. Study on the character "xi" in *Making Clothes* on the Qin bamboo slips housed at Peking University[J]. Journal of Clothing Research, 2024, 9(1): 54-64. (in Chinese)

[4] 中国大辞典编纂处. 汉语词典: 简本[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57.

[5] 禰健聪. 三体石经古文“裼”与战国文字“翠”辨议[J].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52(2): 105-110.
XUAN Jiancong. Discrimination between the ancient prose "Huan" in the Three-body Stone Classics and the Warring States writing "Cui"[J]. Journ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2, 52(2): 105-110. (in Chinese)

[6] 绵初. 续修四库全书:第 108 册[M]. 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

[7] 贝承熙. 郑玄礼学中衣、裼衣辨[J]. 中国经学, 2022(1): 241-246.
BEI Chengxi. Zheng Xuan's rites of passage in the discovery of the garment and the quilt[J]. Zhongguo Jingxue, 2022(1): 241-246. (in Chinese)

[8] 吕梁. 裼礼研究[D].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 2019.

[9] 陆机. 陆士衡文集校注·杂着·七征·注释[M]. 刘运好,校注. 南京:凤凰出版社, 2007: 796.

[10] 陈阳. 《乐书》点校·礼记训义·明堂位[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19.

[11] 郭珂. 《大夏》着装与舞者身份考辨[J]. 中国文化研究, 2009(2): 156-162.
GUO Ke. The costumes used in the dance *Daxia* and identity of the dancers[J]. Chinese Culture Research, 2009(2): 156-162. (in Chinese)

[12] 李徽逸,李玄逸. 洪范衍义·卷宾下聘礼·行聘礼[M]. 南京:凤凰出版社, 2019.

[13] 禹汝琳. 洪范羽翼·文质[M]. 南京:凤凰出版社, 2019.

[14] 钟诚. 《仪礼》裼裘、袒裘于隐者考[J]. 中国经学, 2022(1): 219-228.
ZHONG Cheng. The quest for the quilter and the paragon in the *Yili*[J]. Chinese Scriptures, 2022(1): 219-228. (in Chinese)

[15] 江永乡党图考: 210 册[M]. 影印文渊阁库本.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845-846.

[16] 宋绵初. 续修四库全书: 释服[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7] 秦惠田. 五礼通考: 卷 220[M].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18] 郑玄. 礼记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21.

[19] 湖南省博物馆,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长沙马王堆 2, 3 号汉墓(第一卷田野考古发掘报告)[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4.

[20] 伊强. 谈《长沙马王堆 2 号、3 号汉墓》遣策释文和注释中存在的问题[D]. 北京: 北京大学, 2005.

[21] 刘玉环. 长沙马王堆 1 号、3 号汉墓遣策文字补释[J]. 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6, 38(2): 14-18.
LIU Yuhuan. Supplementary explanation of the script of the first and third Han tombs in Mawangdui, Changsha[J]. Journal of Ningxia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6, 38(2): 14-18. (in Chinese)

[22] 郑曙斌. 长沙马王堆 3 号汉墓遣策简序复原研究[J]. 出土文献研究, 2019: 203-228.
ZHENG Shubin. Study on the restoration of the simple sequence of the dispatch policy in Changsha Mawangdui No. 3 Han tomb[J]. Research on excavated documents,

2019:203-228. (in Chinese)

[23] 喻燕姣. 马王堆汉墓新发现:出土丝织品中有成句吉祥语[N]. 光明日报,2022-10-28(09).

[24] 许宁宁,喻燕姣. 马王堆汉墓墓主关系再讨论[N]. 中国文物报,2023-09-22(006).

[25] 荆州博物馆. 荆州博物馆馆藏精品[M]. 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2008.

[26] 刘国胜. 楚简文字中的“绣”和“纣”[J]. 江汉考古, 2007(4): 76-80.
LIU Guosheng. Interpreting on Xiu and Qiu of the Chu bamboo-slips characters[J]. Jiangnan Archaeology, 2007(4): 76-80. (in Chinese)

[27] 阮元. 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周礼注疏·匠人[M]. 上海:中华书局,2009.

[28] 许嘉璐. 庄子义证·内篇养生主·第三[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9.

[29] 翟灏. 通俗编附直语补证·通俗编·服饰[M]. 上海:中华书局,2013.

[30]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 睡虎地秦墓竹简[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31] 方勇. 墨子[M]. 2 版. 北京:中华书局,2015.

[32] 彭浩,张玲. 北京大学藏秦代简牍《制衣》的“裙”与“袴”[J]. 文物, 2016(9): 73-87, 1.
PENG Hao, ZHANG Ling. On "qun(skirts)" and "ku(hakama skirts)" in *Zhiyi*(clothes making) of the Qin Dynasty slips and tablets in the collection of Peking University[J]. Cultural Relics, 2016(9): 73-87, 1. (in Chinese)

[33] 王焯. 北大藏秦简《制衣》所见上衣服类相关问题探讨[J]. 南方文物, 2020(4): 217-226, 200.
WANG Xuan. Discussion on the related problems of clothes seen in the clothing of Qin bamboo slips collected in Peking University[J]. Cultural Relics in Southern China, 2020(4): 217-226, 200. (in Chinese)

[34] 王秀梅. 诗经[M]. 北京:中华书局,2015.

[35] 魏红燕. 战国文字中“=”符类考[J]. 南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9, 29(1): 43-46.
WEI Hongyan. Textual research of " =" symbol in warring states words[J]. Journal of Yunyang Teachers College, 2009, 29(1): 43-46. (in Chinese)

[36]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 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37] 韦宾. 六朝画论笺注[M].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8.

[38] 马骕. 绎史·春秋·晏子相齐[M]. 上海:中华书局,2002.

[39] 陈寿. 三国志·魏书·诸夏侯曹传·夏侯玄[M]. 上海:中华书局,1982.

[40] 许嘉璐. 庄子义证[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9.

[41] 班固. 汉书补注·蒯伍江息夫传:第 15[M]. 颜师古,注. 北京:商务印书馆,959.

[42] 刘熙. 释名疏证补·释衣服:第 16[M]. 毕元,疏证. 上海:中华书局,2008.

(责任编辑:卢杰)